

CSSCI集刊

主办|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

【第1卷·1】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

CSSCI集刊

主办 南京大学文学院

第1卷 · 1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 第1卷.1 / 徐兴无,王彬彬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305-15441-6

I. ①文… II. ①徐… ②王…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687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文学研究(第1卷·1)
主 编 徐兴无 王彬彬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字数 353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441-6
定 价 36.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研究》编委会

学术顾问	周勋初	董 健		
主 编	徐兴无	王彬彬		
副 主 编	苗怀明	汪正龙	董 晓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彬彬	巩本栋	刘 俊
	许 结	肖锦龙	吴 俊	汪正龙
	沈卫威	张伯伟	苗怀明	金鑫荣
	赵宪章	胡星亮	高小康	莫砺锋
	徐兴无	董 晓		
执行编委	苗怀明			

目 录

【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

主持人语	吴 俊 / 1
从迦尔洵到阿尔志跋绥夫	孙 郁 / 2
政治小说的语言策略	
——以 <i>Looking Backward</i> 的四个汉译文本为中心	武春野 / 14
中国世华文学研究之昨天、今天与明天	
——以台湾文学研究为重点	曹惠民 / 25
在大同诗学与地方知识之间	刘小新 / 37
北美华文文学双璧：郭松棻、李渝合论	朱立立 薛芳芳 / 43
从戴思杰的创作看当代法国华人文学	唐玉清 / 58
※ ※ ※ ※ ※ ※	
论语言生象与视觉透视	付 晓 / 65
作为空间叙事的战争艺术	张 楠 / 73
※ ※ ※ ※ ※ ※	
汉赋“持论”说	刘成敏 / 83
汉末士人群体分流与“三曹”建安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兼对曹植“辞赋小道”说这一学术公案的新思考	葛志伟 / 95
龙朔诗坛“影带”“假对”辨析	卢 娇 / 109
毛文锡生平述略：五代前蜀动荡政治局势的个案考察	李博昊 / 119
卧游虽乐终余憾	
——从赤壁赋图题诗谈题山水画诗的局限	李旭婷 / 126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的关系	涂秀虹 / 141
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	朱 姗 / 155
※ ※ ※ ※ ※ ※	
历史的理性书写：晚清后中国文学的史学定位及其相关问题	范钦林 / 162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沉浮	宋声泉 / 174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	
——以上海某高校本科生为例	杨蓉蓉 / 184
1925年至1930年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演变	刘阳扬 / 191
抗战时期散文自由精神论纲	范卫东 / 204
从存在心理学看汪曾祺小说的心理治疗性价值	王文胜 / 211
沉默者的言说	
——论高行健戏剧中“沉默的人”	马 炜 / 218

出版说明	224
------------	-----

CONTENT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Literature】

Host's words	Wu Jun / 1
From Vsevolod Mikhailovich Garshin to Mikhail Artsybashev	Sun Yu / 2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novels	
——The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i>Looking Backward</i>	Wu Chunye / 14
Th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of the research on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 Focus on the studies of Taiwan Literature	Cao Huimin / 25
The road between universal poetics and localized knowledge	Liu Xiaoxin / 37
The coup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in North America: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Guo Songfen and Li Yu	Zhu Lili & Xue Fangfang / 43
On French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from Dai Sijie's novels	
.....	Tang Yuqing / 58
※ ※ ※ ※ ※ ※	
On the word creating image and visual perspective	Fu Xiao / 65
As spatial narratives' War Arts	Zhang Nan / 73
※ ※ ※ ※ ※ ※	
A study of Fu's <i>Chilun</i> in Han Dynansty	Liu Chengmin / 83
The intellectuals bypass phenomenon of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an Cao's leadership on the field of poem	
——From the academic case of Cao Zhi's view that Fu is negligible	
.....	Ge Zhiwei / 95
The interpretation on "Yingdai" and "Jiadui" in the Poetic Circles during the Longshuo Period	Lu Jiao / 109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o Wenxi's life experience; Case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unrest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Later Shu	Li Bohao / 119
Wo You is pleasing but regretful ——The limitations of poems about landscape paintings; from poems about the painting of <i>Ode to Chibi</i>	Li Xuting / 12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a Song Zhong Xing Tong Su Yan Yi</i> and <i>Jing Zhong Lu</i>	Tu Xiuhong / 14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newly discovered Zhang Tingshou's foreword of <i>Qi Lu Deng</i>	Zhu Shan / 155
* * * * *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ed problems	Fan Qinlin / 162
The lost land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Song Shengquan / 174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cep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Rongrong / 184
The evolution of new female figures in 1925 to 1930 Chinese novels	Liu Yangyang / 191
Study on the Freedom Spirit of the essay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an Weidong / 204
The psychotherapy value of Wnag Zengqi's novel in the sight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Wang Wensheng / 211
The language of silence: "The silent people" in Gao Xingjian's play	Ma Wei / 218
Publisher's note	224

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

主持人语

吴俊

不久前,南京大学与全国台联、台湾新地文学社联合主办了“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会议上最集中的议题就是华文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学。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世界文学如何进入或融入华文文学(或中国文学)。与此相关,一般的区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如何调适与所谓世界文学的关系,也是会议谈论的热点——比如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非常关注有过殖民地历史的文学在今天应该获得怎样的地位确认。对中国学者而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似乎释放了一些此前有关“走向世界”的焦虑或自卑。好像诺奖成为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其实就在百多年前,林琴南已经非常智慧,也是自信地回答了中国本土文学与外国(西洋)文学的关系。在西风东渐的大势之下,林译小说第一次将外国文学或者说就是世界文学整体规模地引入到中国,在中国第一次确立了世界文学的整体观。但林琴南又是如何评价外国文学的呢?他说,外国文学之所以好,是因为契合了《左传》、《史记》之类中国文章的精神;换言之,大凡好的文学,都有其相通的精神,并不管古今中外。林氏此论显见得要比一般的启蒙论者高明一点。更重要的是,林氏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不断融通和建构的真相——并不存在高高在上、固定的、外在于中国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由“世界”共同建构的,世界文学是不断融通和发展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关键在于我们的主观视野和实际姿态。百多年前被视作保守派的林琴南很是自信,一举译出了百多部外国名作,倒是后来的激进革命者有不少反而生出了自卑心理。如今,如何调适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仍成为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等不同利益方纠结的问题。在此我们想通过这样一次会议和相关联的研究论文,再次显示一种有关世界文学的姿态: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不管是华文文学融入世界,还是世界文学融入华文世界或中国,不管是国别文学还是区域文学,世界的文学就是这样发生了联系,世界文学就是这样构成的。当然,我们最希望、最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

从迦尔洵到阿尔志跋绥夫

孙 郁*

内容提要:俄国文学滋养了鲁迅,鲁迅的作品亦与之发生呼应和共鸣。尤其在北京时期,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之于鲁迅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在迦尔洵身上,鲁迅习得了呈现内心、表现自我、书写个体生命的技艺;在安德莱夫身上,鲁迅发掘了个体与世界间的紧张对立,发现了他对内心世界、精神暗区的展示与描述;在阿尔志跋绥夫身上,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自身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困顿。鲁迅把这些域外的元素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这些启示影响鲁迅多年,而鲁迅后期的诸多认识和选择也与之密切相关。

关键词:鲁迅;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

一

在早期的翻译生涯里,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对鲁迅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域外小说集》就有迦尔洵、安德莱夫的作品。直到许多年后,谈到俄国小说,鲁迅对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北京时期,鲁迅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又延伸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细读他们的小说,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俄国文学的重要作品,在鲁迅留学时期的日本是有一些译本的。但何以选择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这有鲁迅的寄托在。此后的翻译,在人的选择上,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不是依据名头,而是看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的空白的填补,这个考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

《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文学梦的开始。所选择的作家,在鲁迅看来都是中土最稀缺的。鲁迅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

* 作者简介: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①

他们的梦并不久就被现实击碎了。因了审美的超前和语言的古奥，读者几乎没有反应。这是很大的打击。出师不利并未改变自己的审美爱好，一方面对自己所译的作家的作品是心服口服的，一方面也开始调整自己文学路的方向。他们不求闻达，只是不断借着域外文学，刺激自己的精神觉态，这对周氏兄弟是重要的。

日本经验里，似乎没有比俄国文学的元素更让周氏兄弟动情的东西，即便有一点，也是可以称道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的时候，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候，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屠格涅夫的书在知识界颇受欢迎。^② 他们那时候关注俄国的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是自然的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研究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时候，发现了那时候的日本最好的作家和鲁迅一样，共同把目光投射到俄国文学之中。而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关注俄国，与欣赏民粹主义传统大有关系。^③ 从相关的资料里，能够窥见俄国文化的影响力，在革命倾向的读书人的延续。

按照藤井省三的理解，日俄战争对日本的现代知识界的影响甚巨，其间对鲁迅的辐射力也不可小视。这个看法是对的。俄国的挫折与中国的挫折几乎相近。而那时候俄国关于战争的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似乎也能解释俄国人内心的问题。鲁迅是否意识到夏目漱石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如果他发现了日本作家对俄国文学的推崇的态度，那么连带对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失败的记忆，俄国人对他的吸引力要超过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留日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从他后来的言谈里都可以知道一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说得明白，《域外小说集》是倾向于俄国传统的：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斯尼亚人一人二篇，芬兰人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莱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迦尔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莱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介绍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介绍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④

吸引周氏兄弟的是俄国人的忧郁与写实的精神。俄国文学呈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而是在不完美里的搏击与突围。在周氏兄弟的经验里，那时候的中国与留学生队伍，其实也正在一种混乱之中。可是对这的乱象能够清醒地认识者，不是很多。俄国文学以智者的怪异而丰富了人对自己的认识，那种快感里的聪慧所散出的爱欲的光，抚慰着一切受难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②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③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④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者。鲁迅其实内心也意识到,自己的同胞,也在这一苦海里,把清醒的目光扫描到的人间真相告知国人,没有什么比其更重要的了。

而俄国呈现的不都是镜子里的幻象,真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思想的流动。心灵的苦难与企盼以缠绕的方式纠葛着一切。不是觉醒的人,可以做到此点么?大约是难的。同样是落后的国度,俄国却有着悲悯者的歌哭在,而中国的文人却在睡着,对比起来,岂不可叹也夫?鲁迅大概觉得,心的觉醒,真的该到来了。中国人要走的路,是与此相近的吧。

二

《域外小说集》闪光的俄国作家的名字是迦尔洵与安德莱夫无疑。他们作品的幽深与奇异,连译者也惊讶不已。鲁迅在《著者事略》中专门介绍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谈到迦尔洵时说:

迦尔洵与托尔斯泰同里,甚被感化。俄土之战,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痛苦,写此情者,有小说曰《懦夫》。后负伤归,记其阅历,成《四日》等篇,为俄国非战文学中名作。迦尔洵悲世甚深,因成心疾,八十八年忽自投阁,遂死。晚年著作,多记其悲观,尤极哀惻,《邂逅》其一也。所设人物,皆平凡困顿,多过失而不违人情,故愈益可悯。文体以记事与二人自叙相间,尽其委屈,中国小说所未有也。^①

对迦尔洵的评价,一直是高的,乃至被别人所不解。1920年,谈及迦尔洵的时候,鲁迅又说:

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②

或许可以说,这是鲁迅对小说艺术领会的一个逻辑起点。迦尔洵的作品不都是生活的陈述,而是内心的一种呈现。他的许多作品是战争的主题,可是却是战争的反对者,或者说是一个托尔斯泰的拥护者。但他缺少托尔斯泰那样的气象,没有汪洋恣肆的翻腾摇滚,只是个体生命的独语和漫步。他的作品以局部和细小著称,往往是人发自内心的描述,把善恶问题和生死问题,诗意地表示出来。鲁迅所译《四日》,就是战争中负伤者复杂心绪的缭绕,读了一唱三叹,有力量的撞击。后来鲁迅小说写人的心理,迦尔洵的因素是不自觉地走进来的,已溶化其间了。

《四日》是战争的负伤者的回忆,大脑在受到重创后的碎片般的光泽闪现着。一面是残酷的战场的硝烟,一面是友善的内心的自责。人在战场几乎死去的时候,面对死亡和血迹,主人公的呻吟写满了对战争的怨怼和无奈。人杀人是一种罪过,但在战场上谁能够保证不去杀人呢?主人公在绝境里的诸多恐惧、不安的神思的流转,是弱者的强大精神的闪耀。这些对那些失败者而言,都有着内发的力量。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喜欢迦尔洵的原因许多,其实重要的一点是,借着小说,表达一种世态和价值观。小说是思想的载体。但这个载体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及陈天华《狮子吼》是不同的,那完全是个体生命的感觉,而非“群”的感觉。以个性的方式对抗“群”的狂欢和无知,对鲁迅来说恰是重要的方面。这也和尼采的精神不违,歆合的地方也是有的。

在《懦夫》中,迦尔洵以胆小的小人物内心的活动,写出对战争的恐惧。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人们没有藏身之所,反战的人也被迫加入战争的行列。小说写到社会的气氛里弥漫着无所不在的紧张、无望。战场上的死灭、凶残如何一步步逼入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写那些无奈者的心绪真的漂亮极了。一是把自己的价值观表达出来,二是极为感性,没有一点伪善的痕迹。那些意识的流水,在诗意的直觉里闪耀着无限的光芒。鲁迅在小说里借鉴了《懦夫》和《四日》的手法,《狂人日记》《长明灯》都使我们想起迦尔洵的笔意来。

迦尔洵对鲁迅的参照,是留下痕迹的。对比鲁迅《在酒楼上》与迦尔洵《邂逅》,在理路是接近的。鲁迅从迦尔洵小说的人物设计和结构方式获得灵感,遂有了“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在酒楼上》的人物也是邂逅,两个老友相逢的对白。《邂逅》写两位大学同学在海边的重逢,一个是中学教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一个是工程师库德里亚绍夫。前者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后者却以欺骗的方式获得资产和荣耀。小说后来在库德里亚绍夫的家里的餐厅展开对话,两人的聊天充满了对立和不安。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虽然寒酸,却保留了一种良知在。他对自己的同学的谴责,有着一种道德的力量。这和托尔斯泰的观点极为吻合。迦尔洵面临的是俄国社会的道德问题,青年如何进步,靠什么进入社会的舞台,看法是有别的。但迦尔洵坚持的是一种信念和爱的精神。鲁迅的《在酒楼上》也是同学间对话,但通篇却是压抑的。无路可走,是鲁迅的笔下人物的命运,因为他们都不想堕落。可是迦尔洵却写了两类人物,明暗对比是强烈的。鲁迅不喜欢道德说教,以为那是无力的表达。中国的道德说教已经上千年了,可是有收获么?在这里,他是按照自己的心得进入问题的,于是显得比迦尔洵更为低沉和痛楚,那是只有在东方专制体制下的人才有的感受,鲁迅借着俄国的意象,转化成中国的故事,讲的是自己内心要讲的故事。

后来重译迦尔洵的作品的翻译家马加先生,专门谈及迦尔洵的特点:“迦尔洵作品的主人公,就其志趣与见解来说,往往是迦尔洵自己或者带有迦尔洵气质的人。”^①这或许显得单一,但透彻、深入,有穿透的力量在。其实鲁迅的小说里,有着自己气质的人物,何尝没有呢?只是他有着与迦尔洵完全不同的背景,则文体的内在之力略有差异而已。迦尔洵的神经质的语言片断,是人的内在宇宙的一种探视,也因了这种非常规的思维,就把人的主观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联系起来,有了异样的色彩。人性的解释,是与心理的拷问联系的。中国文化所缺者,鲁迅在迦尔洵这类作家身上找到了。

许多年后,鲁迅专门翻译了日本学者研究迦尔洵的文章《人性的天才——迦尔洵》。那时候他已经左转了,但还念念不忘这位俄国的老师。他从其作品里得到的启发,是刻骨的。有思想而有不被思想所累,能够从更广阔的世界感知人间的隐秘,且坚守自己的信念,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已经有了寻路的目标时,他还驻足于迦尔洵,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① 马加:《〈迦尔洵小说集〉译后记》,〔俄〕迦尔洵:《迦尔洵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三

在最初接触的俄国作家中,安德莱夫对鲁迅的印象最深。其作品都很抑郁,压抑的成分多于平常的一面。是精神的多层的打量,心理学层面的存在颇多。鲁迅自称自己是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的,许多研究者在鲁迅的那里看到了内在的联系。藤井省三在《俄罗斯之影》里对鲁迅、夏目漱石如何共同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曾做过精彩的描述。赵京华在介绍这个话题时,把鲁迅与安德莱夫的关系也解释得颇为深刻:

伴随着日本现代文学在1890年代前后对个人主题“内面世界”的发现,1900年代安德烈夫文学开始作为表现“内面”孤独的最新方法介绍到日本来,而在“大逆事件”(1900年)前后人们甚至将其作为“抵抗的文学”来阅读。安德烈夫文学所描绘的不安和恐怖心理,色彩浓烈地反映出第一革命前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混乱。如果从思想结构上阐释清楚夏目漱石和鲁迅对安德烈夫的接受过程,那将引导我们深入理解日俄战争之后深陷革命与反革命漩涡之中的东洋封闭窒息的时代之精神状况。^①

藤井省三的看法提供了我们认识鲁迅与安德莱夫的视角。夏目漱石的一些作品在心理分析方面确有安德莱夫的痕迹,鲁迅在阅读其作品时是否感受这一点,还值得探讨,但在夏目漱石与安德莱夫之间,后者对鲁迅的印象更深。鲁迅在谈及安德莱夫的时候就说:

安特来夫幼苦学,卒业为律师,一八九八年始作《默》,为世所知,遂专心于文章。其著作多属象征,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戏剧》《人之一生》可为代表。长篇小说有《赤笑》,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事,虽未身历战阵,而凭借神思,写战争惨苦,暗示之力,较明言者尤大。又有《七死囚记》,则反对死刑之书,呈托尔斯泰者也。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昭明,唯凭读者之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今以私意推之,《谩》述狂人心情,自疑至杀,殆极微妙,若其谓人生为大谩,则或著者当时之意,未可知也。《默》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与神秘教派所言略同,或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而可怖亦尤甚也。^②

在《域外小说集》里,安德莱夫的《谩》《默》给人的印象尤深。鲁迅用文言的方式试图还原俄国人惊恐的意绪,其笔法是深入骨髓的。《谩》启发了鲁迅心理小说的写作,《狂人日记》里未尝没有它的影子。一个分裂者的无序的独白,真的让人悸动,在分裂的思绪里,精神多维的存在被一一描绘出来。《默》写牧师家庭的悲剧,两代之间的隔膜,人陷在苦难的大泽里,一切都被悲伤笼罩着。当牧师在墓园里与死去的女儿对白的时候,心情与死灭的存在,如夜空般沉静辽远。鲁迅后来在《药》里写夏瑜的死,亲人的到墓地的追悼,用的就是安德莱夫的笔法。他从那死后的祭奠里,学到了灵魂的对话。

1921年,鲁迅译了安德莱夫的《黯淡的烟霞里》《书籍》,译笔和文言文的时期颇为不同,惆怅的调子更浓了。在早期翻译的安德莱夫的作品中,古朴的句子不太易传达忧伤的音律。

①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附]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

而在白话翻译里,安德莱夫式的忧郁再现了出来。《黯淡的烟霭里》是安德莱夫作品的艰涩的裸露。小说写一个离家出走七年的青年尼古拉忽然返回家中,他与亲人格格不入,世俗的一切都与其隔膜无关。他的古怪的性格使亲人感到恐惧,除了血缘的关系,再没有其他的精神的联系了。尼古拉最后再一次出走,消失在烟霭里。那个孤独的身影,和亲人对视时的冷然的目光,都是不可思议的外来之电的闪动。父子之间的无法沟通,日常里的快慰的气息和自己似乎无关。在圣诞到来之际,人们沉浸在快慰里的时候,他依然是沉郁的样子,精神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最后离家时与仆人的对视尤为生动,是人性的陌生化的写真。这在仆人和亲人看来,都是可怕的选择,乃离经叛道之举。安德莱夫在处理这一话题时的寂寞的苦楚,是满溢纸面的。

这让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尼采式的不安与决然也是有的。这个主题对鲁迅的知识分子话题的写作都有辐射,我们想起《孤独者》里的不被人理解的悲哀,在安德莱夫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源头。安德莱夫把个性主义者与大众的对立,以家庭话题的方式呈现出来,鲁迅是受益很深的。他由此也开始思考独异者与庸众之间的紧张对立,思考寂寞的独行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径。而且重要的是,安德莱夫以印象的、隐喻的方式,达成了这样一个主题,在艺术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在译过《黯淡的烟霭里》之后,鲁迅写道: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这一篇《黯淡的烟霭里》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罗绥克说,“这篇的主人公大约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说,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许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许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①

显然,这说出了鲁迅心仪之所。他翻译此篇,其实就是要流布安德莱夫的艺术灵光,刺激中国沉默的文坛。鲁迅以为,好的作家,除了现实性的因素外,不失艺术陌生化的表达,则高矣贵矣,岂是常人可及?

四

1924年,在青年学生李霁野那里,他读到了安德莱夫的话剧《往星空》,他颇为兴奋,竟自己出钱把这本译著出版了。鲁迅致许钦文信里附有对安德莱夫的评价:“全然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大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②

安德莱夫的剧本引起了鲁迅的好奇。他对于剧本的概括很能显示作为小说家的敏感,

^① 鲁迅:《〈黯淡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

^②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那印象的描述是鲜活的:

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去?但是,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漫的”“情感”的境界里的。

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得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①

安德莱夫所涉猎的其实就是象牙塔与民间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往星空》的主题恰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在精神上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它的出版,对于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是引起思考的著作。不过,鲁迅和李霁野未必知道,安德莱夫的作品是受到苏联革命作家的批评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多少含有消极的因素,灰暗总要高于亮色,精神的太阳迟迟不能升起。高尔基看到他的一些作品时,有些不安,在阅读了其小说《黑暗》和《七个绞刑犯》时,就批评说:

黑暗的主人公无疑是低能儿,此人意志薄弱,一番怪论就可以把他打倒。《七个绞刑犯》中的革命家对于他们为之而上绞刑的大事毫不感兴趣,在整篇小说里,这些革命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这些事。他们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些人都苦闷不堪,度日如年,他们同狱外的世界没有一点实际关系,他们接受死刑,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服一勺苦药。^②

高尔基的看法,对中国读者都是陌生的,鲁迅那时候还不会从高尔基的视角去打量问题,只是到了1927年后,他才对革命与旧知识阶级之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不过,安德莱夫给鲁迅的启示是较大的。因为其作品对内心世界无限广大的展示,以及精神暗区的多维度的描述,是罕见的。他和李霁野的对话里其实涉及了类似的话题。

安德莱夫与高尔基曾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彼此的通信透露了各自不同的审美偏好。高尔基曾经帮助过这个敏感的作家,起初还很密切,后来竟有了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对之间的坦率交往还是怀念的。他在致高尔基的信里谈到自己的审美选择:

我对于生与死思考了很多,并认为它们之中有很深奥的秘密,但是我对于这种神秘的感受就像对一幅拉下来的幕布;想把它稍稍拉起来,可怎么也不能沿着那个方向爬到黑暗中去。^③

坦率得很,真实得很,在这封信里,能够看到这个俄国人内心丰富的痛苦。俄国人的这一表述方式对鲁迅来说是一大优点,而高尔基却发现了问题。那问题不是审美的层面的,而

① 鲁迅:《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②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③ 李建刚:《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夫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是非文学因素无疑。比如高尔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要求作家的写作,而安德莱夫则本于内心的感受去传达个体的情感。这两者都是一种各有意味的存在,强求一律大约是个问题。高尔基对安德莱夫的批评,是左翼精神的一种必然反应,鲁迅后来的思路里,也是有高尔基的因素的。

安德莱夫是一种隐喻的表达,高尔基则要求直接的表达。前者则倾向于心理的猜想,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表露,后者则把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起来,是一体的存在。鲁迅在那时候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他眼里,艺术的表达与政治的表达毕竟不同,文学家的隐曲复杂的歌咏是允许的。当一个人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在焦虑和冲突里诗意地表达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与安德莱夫同时进入鲁迅视野的还有梭罗古勃、勃洛克、叶赛宁、梭波里等人。然而对鲁迅吸引较大的还是阿尔志跋绥夫,他在其作品里看到了比安德莱夫更为复杂的存在。因为这位作家的文本涉及了思想层面的问题,他呈现的问题曾让人处于两难的地步。一扇门打开了,魔鬼也进入其中,在瞭望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不安的感受也孕育着。鲁迅在那里受到的震动是久远的。

五

20 年代的时候,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发生了兴趣。较之于迦尔洵和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思想更有斑驳多姿的色调。鲁迅翻译过《幸福》《医生》《工人绥惠略夫》几篇作品,都很精彩。阿尔志跋绥夫的特别处是,摇摆于托尔斯泰与尼采之间,在抵抗和非抵抗中徘徊不已,最后成为厌世的作家。他在弱小者那里看到了世道的不可救药性,一再在文本里暗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可是这种暗示又常常是矛盾和困苦的。他对未来的失望也尽在笔端,以致像雾一般弥漫在作品的上空。可是这种不安里我们也能够谛听到一个远远的声音的召唤。那是作者个人生命力的回响,其文本感人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在译过了《幸福》之后,鲁迅说:

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的(Turgenev)《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①

说作者是主我的作家,那是会心之言。《工人绥惠略夫》阴森可怖的画面,可以证明这一切。但作者也是正义感很强的作家,他在《医生》里写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放弃对屠杀犹太人的警察的医疗,则系价值观的一种诗意的表达。阿尔志跋绥夫常常把人物放到极端的无路可行的地方,拷问着人心,在极度紧张里放射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对《医生》的评价很高,译过之后,他深切地说道:

^① 鲁迅:《〈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